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酉陽雜俎卷十一

唐 段成式 撰

廣知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䰟當去

金曾經在丘塚及爲釵釧溲器者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鍊

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爲兩段有凸

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鬵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鈎注居之去則止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豚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
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
丘氣多尫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

虛監鼻神曰沖龍王舌神曰始梁

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為天鐘卒

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為天磬若經山澤邪僻威神

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當道鳴之

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

二

隱訣言太清外術　生人髮挂菓樹烏鳥不敢食其實

花兩鼻兩蔕食之殺人　簷下滴菜有毒堇黃花及赤芥一曰芥殺人　瓠牛踐苗則子苦　大醉不可臥黍穰上汗出眉髮落　婦人有娠食干薑令胎內消　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　三月不可食陳葅

莎衣結治蠼螋瘡　井口邊草止小兒夜啼着母臥薦下勿令知之　船底苔療天行　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霍亂　自縊死繩主顛狂　孝子衿灰傅面皯　東家門雞栖木作灰治失音　砧垢能蝕人

履底　古櫬板作琴底合陰陽通神　魚有睫及目合腹中自連珠

二目不同連鱗白鬐腹下丹字並殺人　鼈目白腹下五(一曰丹)字卜(一曰十)字者不可食　蟹腹下有毛殺人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獸峽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竅悉害人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　犬懸蹄肉有毒　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五藏　烏自死目不閉鴨目白烏四距卵有八字並殺人　凡飛

鳥投人家口中必有物當拔而放之　水脉不可斷井水沸不可飲酒漿無影者不可飲　蝮與青蛙虵中最毒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閉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下無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頗梨千歲冰所化也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煑之令軟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　馬腦鬼血所化也玄中記言楓脂入地爲琥珀世說曰桃濇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絲琥

珀苗也

鬼書有業煞刀斗出於言器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幡信書飛帛書䈥籀書謬一云繆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隷鐘隷鼓隷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烏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檝書景書半草書

召奏用虎爪爲不可學以防詐僞　誥下用偃波書謝章詔板用蝌脚書　節信用鳥書　朝賀用慎書一曰填亦施於昏姻

西域書有驢唇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犎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有六十四種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

由使人間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

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

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

緘口銘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緑

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

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醼集叅軍張伯瑜諮公

言向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梁主客陸緬謂魏使尉瑾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甚麗此間石闕亦爲不下我家有荀勗尺以銅爲之

金宇成銘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將入内此闕既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理不得高魏肇師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爲用調鍾律阮咸譏其聲有湫隘之韻後得玉尺度之過短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者未周歲而卒

相傳識人星不患瘧成式親識中識者患瘧又俗不

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髮坐哭之候星卻出災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荊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卻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

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為也

又言雕翎能食諸鳥羽復善作風羽風羽法去括三寸鑽小孔令透笴及鏤風渠深一粒自括達于孔則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眞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鳧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囧一曰圂舊抄九影名在麻

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

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曰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為此古蠼螋短狐踏影蠱皆中人影為害近有人善灸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汙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

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故洛陽修梵寺有金剛二鳥雀不集元魏時梵僧菩提達摩稱得其眞像也

或言龍血入地爲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籙博知常謂成式瓷瓦器璺者可以棄昔遇道言雷蠱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又往往壁畫僧及神鬼目隨人轉點眸子極正則爾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不復去頃刻可盡

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一曰畔）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

搗汁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稾爲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稾甚重之後爲盜事發而死寅常詣稾鑿角放彈寅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彈丸反射不破至靈鑒乃陷節碎彈焉

王彦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傅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

分置於閒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焉

酉陽雜俎卷十一

酉陽雜俎卷十二

唐　段成式　撰

語資

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過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爲麒麟函韓公諱麒麟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

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弈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辯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温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黄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纉沖

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良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一作肅肅）風簾舉依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為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劼曰

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猶豫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噏即盡笑曰竒快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巵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為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泫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眞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椀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酥酒數器泥

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
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

寧王常獵于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
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
庄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
婉含嚬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犖者
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
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

經三日京兆秦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腷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

語則人人爲國手

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或言王積薪對玄宗碁局畢悉持出一日時

黄觚兒矮陋機惠玄宗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錫賚號曰肉杌一日入遲上怪之對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賊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因下階叩頭上曰外無奏汝無懼復憑之有頃京尹上表論上即叱出令杖殺焉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

崇遼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
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叅軍尹孝逸曰
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
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
宿於此逸為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
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為鎗長丈
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為寒骨白常與秦王

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為尉遲敬德拉折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趁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諸王寗王常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兹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遂命筆爲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五伯杖畫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

還思麾蓋日留謝此山阿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於其上

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

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然也

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

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

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數奔之事

久已相謝李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熸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記有馬數十疋馳過末有閹人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李曰此乃貌似劼曰若值袁紹恐不能免

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脱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賦及禄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

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詩今録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鴈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來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頷骨脫

朞爲正之髙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領遣之唯薛覺皓顔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悦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朞年少常結豪族爲花柳之遊竟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方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絶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數輩富於財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朞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

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絶手扃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人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敺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敺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名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腰其白金數鋌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

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即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别簡老尋

辛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大歷末禪師玄覽住荆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讃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絶覽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為寺之患發瓦探鷇壊牆薫鼠覽未嘗責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或怪之乃題

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梵僧撥戶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爲之事吾未嘗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吾將歸歟遂遽浴訖一曰蚤起隱几而化

馬僕射一曰侍中既立勳業頗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悅爲錢龍至今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謠於軍中曰齋鐘動也和尚不上堂月餘方異其服色謁之言善相馬遽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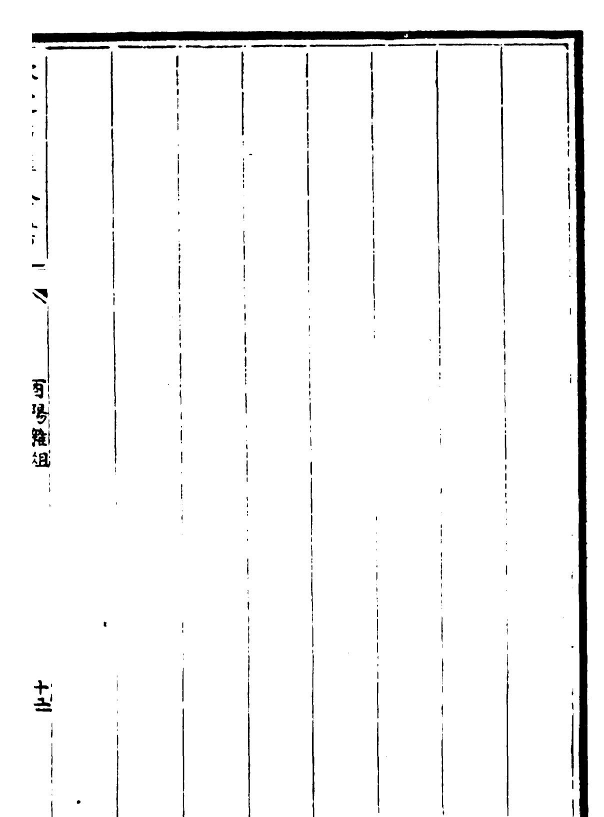
人臣然小有未通處當得寳物直數千萬者可以通之馬初不實之客曰公豈不聞謡乎正謂公也齊鐘動時至也和尚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不聽之始惑即爲具舫玉紋犀及貝珠焉客一去不復知之馬病劇方悔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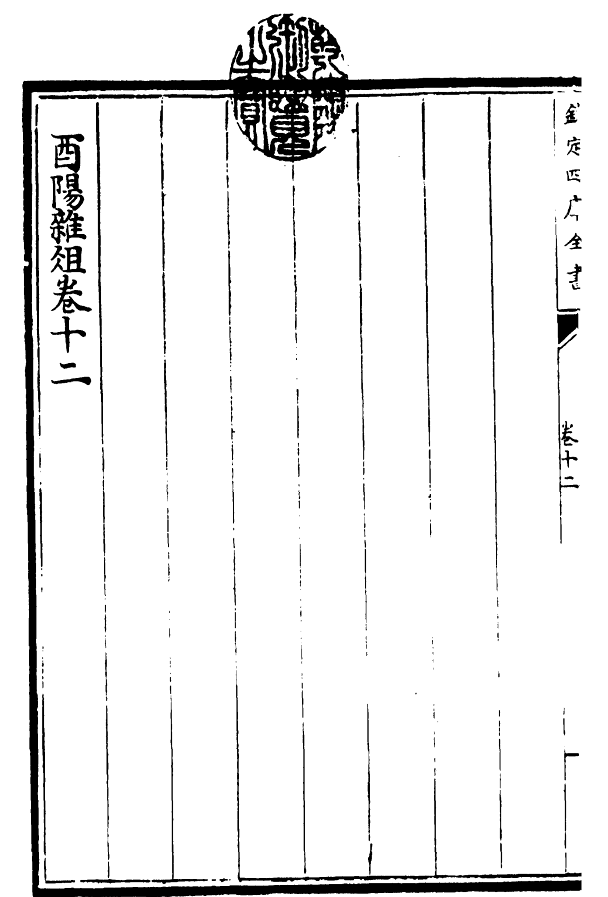
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良壻張乂成往求蘇曰子雖有財不能富貴得五品官即死時魏知古方及第蘇曰此雖官小後必貴乃以長女女之髮長七尺黒光如

淥相者云大富貴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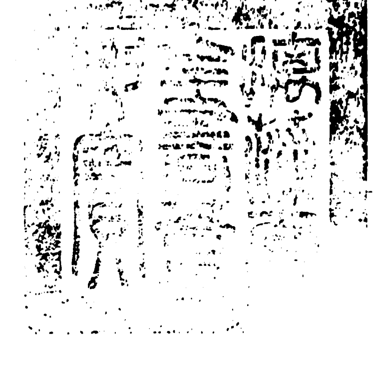
明皇封禪泰山張説爲封禪使説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説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黄旛綽曰此泰山之力也

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蟲尤甚坐客乃競徵蟲拏鼠事多至百餘條予戲摭其事作破蟲録





酉陽雜俎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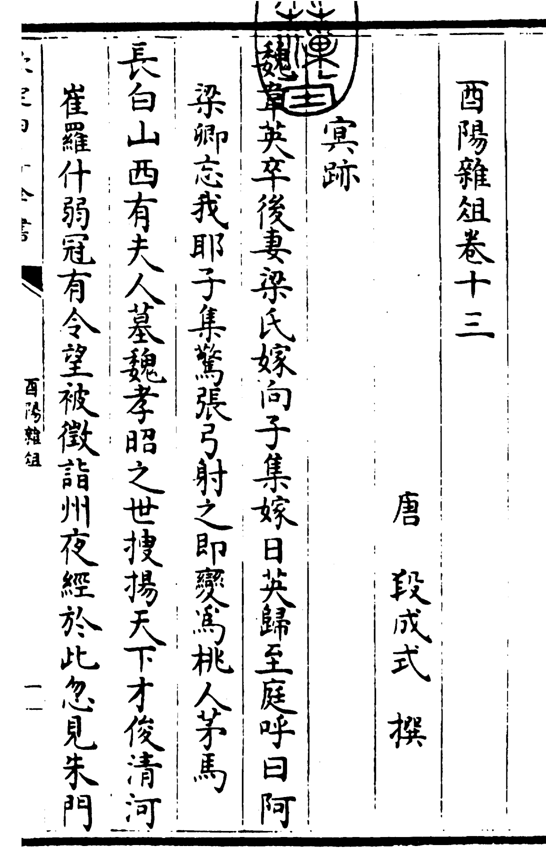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徐　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酉陽雜俎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酉陽雜俎卷十三

唐 段成式 撰

冥跡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爲桃人茅馬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

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怳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户東立與什温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遂問曰

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謫仍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屆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垣冢

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我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為郡功曹為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其驗叔言判冥鬼十八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又烏龜狐亦判冥

于襄陽頔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

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敝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芹努吐牙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歲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

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爲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尸穸

近代喪禮初死內棺而截亡人衣後幅留之又內棺加蓋以肉飯黍酒着棺前摇蓋叩棺呼亡者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後止

琢釘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乾也

銘旌出門衆人掣裂將去

送亡人不可送韋革鐵物及銅磨鏡使蓋言死者不可使見明也董勛言禮弁服韎韐此用韋也一曰茅韋

刻木爲屋舍車馬奴婢抵蠱等周之前用塗車芻靈周

以來用俑

送亡者又以黃卷蠟錢菟毫弩機紙疏挂樹之屬又作

轆車車古蔞也蔞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爲樂喪魌頭所以存亡者之魂

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壙四

目曰方相兩目曰僛據費長房識李娥俄一曰藥丸謂

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之

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亡人坐上作魂衣謂之上天衣

送亡者不齎鏡奩蓋

熒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紼謳故

舊律發冢弃市冢者重也言為孝子所重發一蠒土

則坐不須物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弃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鳥獸

之害後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栢木兩邊作大

銅鐶鈕不問公私貴賤悉白油絡幰轜車迴邊素矟仗打虜鼓哭聲欲似南朝傳哭挽歌無破聲亦小異於京師焉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栢墓上樹栢路口致石虎為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栢插其首

遭喪婦人有面衣朞已下婦人着幗不着面衣又婦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内哭者

漢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坌灰

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鑷玉唾壺

貝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

元魏時菩提寺增多一曰達多發冢取塼得一人自言姓崔

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多賣送死之具涵言作栢棺莫作桑欀吾地見發鬼兵一鬼稱是栢棺主者曰雖是栢棺乃桑欀也

南朝䒷卒贈予者以密應着貂蟬者以鵰代之綬者以書

先賢大臣冢墓揭衹題其官號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

南陽縣民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夫將軍事赤小豆黄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無復作苦又言可用梓木爲棺

劉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庄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羨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

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劒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杖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

一曰後爲沙埋死乃同酬地謝之誓不發冢

水經言越王勾踐都琅琊欲移允一曰元常冢冢中風生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內方石外沙演戶交横莫耶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

又侯白旌異記曰一作言盜發白茅冢棺內大吼如雷野雉悉雊穿內火起飛焰赫然盜被燒死得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

于牀其妻恐風射将舉之忽有巨手出于牀前牽王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骸一具巳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覗五十腰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巳動矣及入房如

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栢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弘濟上人齋戒清苦常於沙岸得一顱骨遂貯衣籃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

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為也及明果
墜在牀下遂破為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
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
朽骨何也於是怪絶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碁
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
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
帶乃巨虵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酉陽雜俎卷十三

酉陽雜俎卷十四

唐 段成式 撰

諾臯記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禖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為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

掇莊生言戸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臯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為鼓吹耳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大荒中有靈山有十巫曰咸即肦彭姑真禮抵謝羅從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為渾潡狀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無面目是識一曰嗜音歌舞實為帝江

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為目臍為口操干戚而舞焉

漢竹宮用紫泥為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一作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養牛五歲重三千斤

太一君諱臘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乗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乗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宫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侯𤨏白雀之㣲不産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報一曰陰第二星曰叶詰第三星

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仵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一曰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佩雜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衿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

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已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宫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金一匱言名馮循一作脩河圖言姓吕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

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内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焼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龘生　丙午日鬼名挻穠　乙卯日鬼名天陪　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日鬼名遶　辛丑日鬼名逓　乙酉日鬼名聶左

丙辰日鬼名天雝　辛卯日鬼名懟　酉虫鬼名髮廷迋　厠鬼名頊天竺一曰笙　一曰語忘敬遺二鬼名婦

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名賜 虵鬼名㑖石圭一曰歷 井鬼名瓊 衣服鬼名甚遼 神荼鬱壘領萬鬼

古龜兹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為炭境内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為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劒黙出至龍所見龍卧將欲斬之因曰

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陁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曰加色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緤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緤謁王緤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

見驚恐謂妃曰爾忽着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絲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絲本有是非臣之咎

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絲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拓於絲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劔曰吾若不以劔裁娑陁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陁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陁婆恨王與

羣臣紿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婆陁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為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来迎王知其偽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婆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来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荆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體青黄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祭元齊字而舉

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清

一曰水究一曰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群浴此水忽
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行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於時沈敬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

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末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吴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令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杜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出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宫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胄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

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履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黿

一曰黿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冢

妬婦津相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

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畏之遂終身不渡此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素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為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毁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媍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别語

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留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
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
火發蕩盡因有鳥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
廟

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
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
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

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馬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為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蘂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

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慼士人恠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茍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絶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

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来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内並無此國其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鰕所魅耳吾雖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

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成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

許即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颶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澈可數中使將返冰忽稍釋衆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

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頬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歷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庄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牀前牀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藏見老人口大如簸箕子

方叫一無所見婢已胃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㘚然分為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着於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

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為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乗馬蕃步鬛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将乃褁粮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将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珦為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鐶鐶上有篆字博物不能識之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牵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馬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慧謝曰我既為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

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
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也
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
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
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
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
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
律法籙者吾悮犯之當為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

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歷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騎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軥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檢

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迴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

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敕勒之術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年高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隟地鄭公為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怪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

城隍喧啾兼煩於招謝弟子毋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毋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庄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来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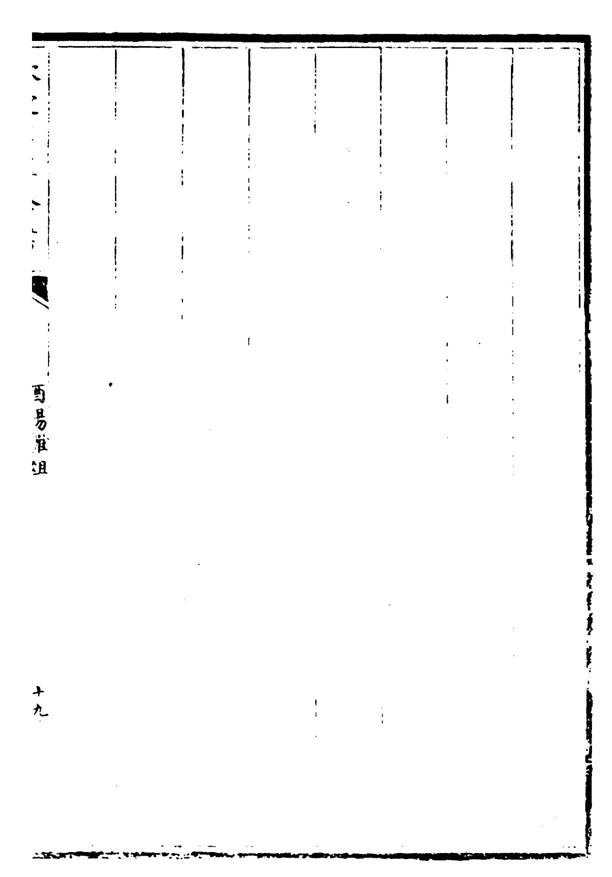
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悞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瓮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襆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葢魅所為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紿焉其父乃鍬索而獲即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貿

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為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㨾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其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為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為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為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茗帚也僧始得雪自是絶珠貫不復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鐶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将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甃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元和中蘇湛遊蓬鵲山裹粮鑽火境無遺趾忽謂妻曰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将投之今

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遥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蠒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鈷鉧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脰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崖臭滿一山中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也



酉陽雜俎卷十四

酉陽雜俎卷十五

唐 段成式 撰

諾臯記下

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魚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甞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

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鱠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甕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甕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陸

紹郎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常黄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犬老烏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

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滻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蠕加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煙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總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為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就井取水

悮墜梚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叅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

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為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

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
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誡夜食必須
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
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庄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
婦人白首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
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
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

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呪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為刻桐木為形稍上者則為佳矣劉許諸因為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

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室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卻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令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拜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

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著其處輕若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嘗暇日檢藥方其婢小碧自外来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顛憶平昔無既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义攜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為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舊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項曰我有事

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
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謩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閑
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謩頗異之笑聲
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
謩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祥因伐
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濶勢如鏊形乃火上沃
醯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

共牽詧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詧亦隨出詧繞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詧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詧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

寘懷中坐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弃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煙生彌於一谷中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将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𧮙妝開奩奩中忽有五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庄城東狗脊觜水經注言此狗架觜西

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虚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釬數斗悉躍出蔽地着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矗牆之半如界焉因詰巫瓯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㺐一曰{{操}}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曰{{蛟}}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見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

俗言山魈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説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鳥一曰烏都左腋下有鏡印濶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壟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邉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

味如木芝之窠表可為履屧治脚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将為怪必戴髑髏拜北

斗髑髏不墜則化為人矣

劉元鼎為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

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為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

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

将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

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

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輙低頭其溺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草南人以上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伺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𠡠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及則弃於草中

若不可下當打之數百方肯為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恠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章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

叩之空空如下天（一曰如存天狀）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候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胸有璺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辨乳二升沃於

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為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為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庄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

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奥何癡頑狂率輙致損害今可見真官其来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怳然若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遥望見一門絶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淩人如此復被𠯗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内見一人峩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

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背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牆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即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壞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桶

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巽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蟆如疊挟二筆鍇他答反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蟆即驢矣筆鍇乃油桶也菌即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来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

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掇煎餅數

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聲

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烏一羽也明日隨其

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

乃一坑礐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然曰

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

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

其人驚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詣麩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鄆州闞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檎一蔕戲與己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齧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逐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歛主人之子始

如舊矣闞為灾祥密令奴持钁闇擊之正當其腦騞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詬闞曰爾如此勿悔闞知無可奈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荆州處士侯又玄常出郊厠於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創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

血月餘又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曄話此事於座客

許畢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迴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升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鬛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鬛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線馬時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割馬腹視之腹中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酉陽雜俎卷十五